



# 第五部 军威

FORCE OF ARMS



## 序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场世界大战席卷全球。没有人盼望这场战争，但战争的到来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大部分地区，这场战争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但在 1999 年，形势相当明朗了，一场全球核子战争呼之欲出。理论上，没有一个疯子会这么干，然而战争似乎拥有了生命，它自行作出了决定。

人类等待着毁灭的降临——每个人都知道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什么：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月球和火星上的殖民地，以及太空轨道上的无数空间站——就像一个恶毒的诅咒应验了。

一艘毁坏的飞船——人们后来称之为“太空堡垒”，它是一名垂死的外星人佐尔的杰作——出现在地球上的天空里。它坠落在太平洋上一个叫做麦克罗斯的小岛。它造成的浩劫超过了任何战争：惨重的人命伤亡、巨大的自然灾害。人类被迫中止争斗，开始重新审视自身。

佐尔曾为邪恶的“洛波特统治者”效力，但他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并把“史前文化”的秘密——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隐藏在飞船里。“洛波特统治者”迫切需要获得这个秘密，不仅为了征服宇宙，而且为了保护自己免遭野蛮的因维德人的报复，这个种族曾发誓要摧毁他们。

于是，这场星际间的冲突便突然集中到曾经无足轻重的地球身上。

太空堡垒是人类第一次接触自己知识范畴以外的事物。地球的领袖们很快便认识到这艘毁坏的 SDF-1 可以修复，以此为核心，将纷争的人类团结在一起。

一个持续十年的计划开始实施，全球的精英都被动员起来。

但在 SDF - 1 准备再次升空，保卫人类免遭外星人攻击的那一天，灾难再次降临。天顶星人——“洛波特统治者”以克隆技术创造的巨人种族——为了夺回 SDF - 1，向地球发动猛烈进攻。

SDF - 1 上绝望的机组成员试图通过超空间跃迁避开攻击。不幸的是，由于计算错误，飞船远远偏离了原定目标：SDF - 1 和麦克罗斯岛的大部分居民突然被传送到冥王星轨道以外。

于是，一场漫长而危险的回家之旅展开了。SDF - 1 为生存而战，躲避着天顶星舰队的一次次追踪。一年之后，他们回到了地球。但船上的乘客却发现故乡并不欢迎他们。地球的统治阶层认为 SDF - 1 过于危险，将给地球带来灾难。更重要的是，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

天顶星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发起攻击，给地球带来了可怕的伤亡。地球的统治阶层更加坚定了将 SDF - 1 拒之门外的决心，尽管它是惟一能抵抗外星人入侵的力量。

太空堡垒只好被迫流浪太空。船上的军队和难民竭尽全力维持自己的生存。天顶星人继续策划新的战争计划，决意俘获 SDF - 1，夺回“史前文化”的秘密。

外星人向飞船派遣了间谍，他们将五六十英尺的身高微缩到人类体型。然而，这些间谍在目睹地球人多姿多彩的生活，尤其是听到明美——船上的超级明星和偶像——的歌声后，他们受到了奇怪的影响，体内被压抑已久的感情突然苏醒。

返回自己舰队后，这几名间谍的传奇故事和从 SDF - 1 上带回来的纪念品使十多名天顶星士兵对地球人的生活产生了向往，他们决定向地球人投诚。

而在 SDF - 1 上，却上演了一场情感风波。瑞克·亨特上尉，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飞行员，在爱上明美的同时，又被飞船的大副丽莎·海因斯指挥官所吸引，感情上摇摆不定。

这种三角关系组成了人类爱恨缠绵的核心人类的这些感情使以克隆方式繁殖后代的天顶星人产生了混乱

但不管怎样，天顶星人的攻击势在必行。他们聚集了几百万艘战舰，势要将人类完全消灭，即使失去 SDF - 1 上“史前文化”的秘密也在所不惜。

布历泰，侵略者的指挥官，则被迫周旋于两名反对他的部下之间：阿卓妮娅，女战斗指挥官；阴谋家凯龙，狂热的战争魔鬼

不过，这场“洛波特战争”的复杂性已远远超出了他们——天顶星人和地球人——的任何想像。

——拉兹洛·赞德博士，  
《地狱里的地球：洛波特战争回忆录》

## 第一章

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种情绪与日俱增。我想麦克斯就是当中最显著的例子。他是最出色的 VT 飞行员，受到许多渴望成为王牌机师的飞行员的崇拜。

当他完成任务返航后，战机维护人员总是在机身的一侧印上他最新的战绩。但在我们这些见惯战争风暴的人看来，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预备室、宿舍和军官俱乐部里再也见不到他的嬉笑、庆贺。他仍然是战绩排行榜上的冠军，但显然，他的态度正在转变。

——摘自海军上将瑞克·亨特的飞行日志·修订版

“个子没从前那么大了，是不是你这个外星怪胎？”那个大块头骂道，粗大的拳头在他脸前挥舞着。

是的，他不再高大。卡利塔曾是一名四十多英尺高的天顶星士兵。他在“洛波特战争”向地球人投诚，并且微缩成人类的体型。此时的他只是一名中等身材、略显消瘦的普通人，面对的却是三个想把他打得脑袋开花的家伙。

卡利塔还是天顶星人的时候就不擅长打斗；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史前文化’遗留下来的‘微缩舱’。他就是通过这个设备微缩的。局面好像没什么希望。三个家伙围住他，拳头举起，远处街灯朦胧的微光照亮了他们脸上的仇恨。

他想避开，但他们的动作实在太快。个子最大的那家伙抓住他，将他往墙上撞去。卡利塔跌倒在地，晕头转向，后脑勺上渗出了血珠。

他埋怨自己不当心。饭店里一时失言泄露了他的来历，不然

的话，没有人能把他和 SDF - 1 上其他居民区别开来。

但也不能怪他。太空堡垒中的奇妙生活足以使任何一个天顶星人失去戒备。地球人重建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过着一种可以自由表达感情的生活。而且 他们当中还存在一种神奇的力量，叫“爱”。

天顶星人一出生便受到斯巴达式的教育，接受的是残忍好战的文化传统，异性之间严禁接触。这里的一切足以使任何一个天顶星人迷失自己。所以卡利塔才铸成大错。他走进了“小白龙”饭店，盼望能在这里偷偷瞧上明美一眼。说漏了嘴时自己还懵然不觉。他说自己在天顶星战舰上第一次见到明美的照片后，就对她充满爱慕。话音才落，三张愤怒的面孔围便了上来。他转身就走，但他们跟了上来。

在这场战争中，飞船上的每个人都至少失去了一位好友或至亲。天顶星人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他们的损失远大于 SDF - 1。这并没有阻止卡利塔和其他叛逃者渴望在以前的仇敌中开始新的生活。船上大部分居民至少能够容忍这些叛逃者，有些人甚至喜欢他们。他们中的三个——那三名天顶星前特工——甚至交上了人类女朋友。但他应该知道，不是所有地球人都有同样看法。

三个家伙朝他逼近。

其中一人向他一脚踢来，卡利塔头晕眼花，被踢个正着。极度的恐慌让他的感官麻木了，这一脚并没有带来强烈的痛楚。他迷迷糊糊地想着肋骨不知断了没有。断不断的现在好像不重要了，看来他的攻击者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他们不知自己选中的是个最羸弱的天顶星人。要是换了另一个，他们恐怕还得大费周折。

另一人抬起沉重的工作靴，再次向卡利塔踢去。卡利塔闭上双眼，等着这一下重击。突然间，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砰的一声，重物倒地。他睁开眼睛。

他抬起头，看到一名攻击者倒在地上，另外两人正向来打抱不平的人转过身去。

麦克斯·斯特林长得并不像个王牌飞行员。这名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飞行天才身材修长，戴着一副装有近视镜片的蓝色飞行眼镜，头发染成现在最流行的宝蓝色。

这位年轻的太空堡垒防御军传奇人物看上去相当温和，甚至有点文弱。在千钧一发之际，麦克斯·斯特林挺身而出，无与伦比的格斗技巧看得这几个地球人和卡利塔眼花缭乱。不过，格斗并没有抹掉他与生俱来的谦逊和文静。

“别打了。”麦克斯平静地对攻击者说。躺在地上的那家伙愤怒地摇着头。麦克斯从另两人中间穿过，走到卡利塔身边蹲下，把手递给他。

卡利塔离开小白龙饭店时，明美的琳娜婶婶见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跟在后面。她花了几分钟才找到麦克斯。现在，麦克斯朝他道：“真抱歉，我来迟了。”

这个一脸书卷气、保持着空战中击落敌机最高纪录的王牌飞行员向天顶星人伸出手，“感觉如何？自己能站起来吗？”

被麦克斯打倒在地的家伙爬起来，两眼瞪着麦克斯的军服，“给你两秒钟时间滚一边去，黄毛小子。”

麦克斯站起来，转过身，让卡利塔倚坐在墙边。他摘下眼镜，扔到卡利塔虚弱的手里。

“看来少不了打一场了。不知你们看没看新闻，有一件事咱们先说清楚：这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放我们走，还是想怎样。”

这几人当然不肯善罢休。他们看着卡利塔很自然地想到：我们能打倒他！现在只不过多了一个脸色苍白、样子一点也不吓人的麦克斯，他们的估计和刚才一样：我们也能打倒他。不费吹灰

之力。

麦克斯没有迟疑。他避开了一下缓慢但强有力的攻击，手肘一顶，击中了第一个袭击者的鼻子。第二个袭击者是个身材魁梧的大家伙，他用尽全身气力，向麦克斯击出一个钩拳。麦克斯却突然消失。他像幽灵一样闪开攻击，飞起一脚，结结实实踢在那个家伙的鼻子上，血花四溅，那家伙踉踉跄跄挪到一边。

这里地方狭窄，而麦克斯惯用的格斗招式需要较大空间。不过这次没多大关系，他不想走远，也不想任由卡利塔待在这里失去保护。

第三个袭击者较为年轻、瘦削，但速度却比另外两人快。他从后面向麦克斯挥舞双拳。麦克斯低头避过，猛地一拽，将他拖倒在地，然后一个转身，后背刚好对准第一个袭击者，手肘猛地向后击出。

那人一声惨叫，双手捂着上腹，弯下身来。麦克斯缩回拳头打在他的脸上，跟着一个侧踢，狠狠踹在另一个家伙肚子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应和速度绝对可以使他跻身于格斗高手之列。

卡利塔费力地站起来，“住手！”

三名攻击者备受重创，但格斗才刚刚开始。麦克斯·斯特林甚至连气都没喘。

“不要再打了。”卡利塔吃力地喊道，双手扶在墙上。“难道我们还没打够吗？”

第一个男人擦去红肿的嘴唇上的血迹，打量着麦克斯。他头朝卡利塔一摆，道：“他和他的族人杀了我儿子。我才不管你——”

“看看这里。”麦克斯平静地说。他一亮制服上的 RDF 徽章——一颗两边弯曲的钻石，犹如一架小型战机。“你以为我不明白吗？但听我说：他已经脱离了战争。就像你我都想做的那样。

“除非我们忘却这场该死的战争，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和平！”

所以算了吧，好吗？不行的话，来吧：我们在这里作个了结。”

第一个男人想再次冲上去，另两人抓住他的双肩。年纪稍轻的那人说道：“算了——只是暂时到此为止。”

麦克斯扶着卡利塔，三人退到一旁让他们走过。麦克斯和受伤的卡利塔从三名袭击者当中通过时，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其中一个家伙变换着重心，似乎想改变主意。

他想了—下，最后还是留在原地，他说道：“那你又怎么样，飞行员？你还要去和他们作战，不是吗？只要有可能，你还会杀死他们，是吗？”

麦克斯知道卡利塔正望着他，但他还是答道：“没错。或许我会杀死他们，或许他们会杀死我。谁知道呢？”

麦克斯将卡利塔塞进出租车，让司机把他送回分配给叛逃者的临时住所。他没有时间送卡利塔回去，怕耽误任务。

等候另一辆出租车时，麦克斯环视着四周重建的麦克罗斯城。头顶上，视像仿真系统已经虚拟出地球上的夜空，遮闭了上方深处的合金天花板。

麦克斯和 SDF - 1 上的其他居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真实的风景了。他在挑战命运，在多场战斗中奇迹般生存下来。视像仿真系统虚拟的风景虽然不错，但他仍希望有生之年再次见到地球上真实的天空、山峦和大海。

SDF - 1 的另一处，两名女士正乘坐电梯下降到机舱甲板，她们不安地沉默着，盯着电梯内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

很多人觉得丽莎·海因斯中校，飞船大副，总是难以亲近。但克劳蒂娅上尉成为她的密友——可能也是丽莎惟—一个真正的朋友——已经很多年了。不过现在，她抱起双臂，避开丽莎的视线。丽莎也刻意躲开她的目光。

丽莎试图让气氛活跃起来：“哎，我又要走了。打另一场小战役，对手是那批大官们。”

这个比喻十分贴切。之前的努力既没有说服 UEDC（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开始与天顶星人侵者进行和平谈判，也没有让他们同意 SDF - 1 和逃亡的平民重回家园。丽莎自愿再次尝试，她将把刚刚出现的惊人证据带给她的父亲——海因斯海军上将，尽量向他施加压力，让他重拾理性，并说服 UEDC 的其它成员。

克劳蒂娅抬起头。她们俩是奇怪的一对：克劳蒂娅身材高挑，一幅异国情调的面孔，她比丽莎年长几岁，肌肤黝黑光滑。而丽莎则显得苗条、脸色苍白，粗看之下显得普普通通。

克劳蒂娅想挤出一丝微笑，一只手摸了摸自己束得紧紧的棕色卷发。“我也不知道跟你说这些有没有用，但真的，你不要老是一脸严肃。姑娘，你那副模样呀，就像坐在沉船上的船长，发现自己的豪华大班椅没有了，屁股下面只有艘破救生艇。你这个死板样子，很难改变别人的观念，到头来人家只会再说一个‘不’字。”

哪里会只有一个“不”字。一旦她到达巨大无比的 UEDC 总部，海因斯上将不会让他惟一的女儿离开地球，返回 SDF - 1 和天顶星人无休止的攻击中。克劳蒂娅和丽莎都没有提到她们可能永远都不能见到对方了。

“是的，我想是这样。”丽莎说道。电梯门打开，噪音和热浪一涌而入。

两位女士走出电梯，来到一个充满刺眼的工作灯光的世界。战斗机和它飞船到处停放，挤得满满当当，机翼和副翼折叠起来，更有效地利用空间。

维修组的技术人员正围着在最近一场战斗中受损的变形战机，军械组则正为下次巡逻和侦察飞行的战机准备弹药。SDF - 1 的

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变形战机。但如果缺乏不间断地维护，这些战机将发挥不了作用。为它们维修、服务和装弹的男女军人时时刻刻忙个不停，其他人则冒着生命危险在甲板上的弹射组里忙碌。

焊接的火花四下飞溅，弹药装载伺服系统发出阵阵悲鸣，将导弹和航空弹药安装就位。克劳蒂娅不得不提高嗓音，让别人能够听到，“你把这次旅行的事告诉瑞克了吗，还是忙得顾不上找他？”

忙碌不是借口，她们俩心里都清楚。丽莎断定自己对瑞克的爱是一厢情愿。长期离开 SDF - 1 执行这样一项重要任务，这几乎等于永远放弃了改变现状、让瑞克爱上自己的机会。

“我想我会在穿梭机上给他打电话。”她说。

克劳蒂娅极力抑制自己才没有冲口而出：丽莎，别再胆怯了！丽莎当然不是胆小鬼，她有一大堆战斗勋章可以证明。面对这些勋章勋标，每一位前线军官都会肃然起敬。但只要说到感情，这位 SDF - 1 上能力过人的大副却似乎总想躲躲藏藏。

穿梭机到达飞行升降台的气锁附近——升降台将把它送上飞行甲板。丽莎希望她带去的证据会说服海因斯上将和 UEDC 的其他成员，那些东西已经送上了穿梭机。机长正在做起飞前的最后检测。

“穿梭机即将完成发射准备，舰长，”一名女技术军官汇报，“十分钟后发射。”

亨利·格罗弗舰长穿过舰桥向另外几个显示屏瞥了一眼，捋着浓密的胡须。“我们的区域内有没有天顶星人的活动迹象？”他的声音里依然有一丝从俄罗斯母语带来的口音。

维妮莎迅速回答，“绝对没有任何接触，一点迹象也没有。”

硕大无匹的天顶星舰队依然在太空堡垒周围游弋，不时前来攻击，但投入的兵力不是很多。由于投诚者提供的信息，人们刚

刚开始明白了原因所在。

“一点也没有？”格罗弗再次问道，来回看看显示屏和读出器；“唔，我希望这不是意味着他们在准备另一次攻击。”他转过穿着高领军装的高大挺拔的身躯，朝指挥椅踱去，帽檐低低压在眉头。他紧紧地咬着牙齿间冷冰冰的楠木空烟斗，“我不太乐观，有点不对劲……”

丽莎是他最倚仗的大副，对他来说，她就像女儿一样。他用尽全部理智的力量，加上肩负的重大职责，这才说服自己她是这次任务的合理人选。

配属在附近岗位上的技术军士向琪姆·扬转过身。她认识琪姆，琪姆和舰桥上的另外两名女技术军官——珊米和维妮莎——被称为“黄金三人组”她们也属于格罗弗、丽莎·海因斯和克劳蒂娅·格兰特组成的这个大家庭。

“琪姆，舰长通常会为这样的情况……担心吗？”

琪姆长着一副娃娃脸，剪着一头黑色短发，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她低声说，“大多数时候他是个铁石心肠。但他担心丽莎，嗯，还有珊米。”

珊米·波特，“黄金三人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刚刚二十出头，长着一头深棕色卷发，精力充沛。她不知害怕为何物，不过还不太老练。她尽职尽责，而且聪明过人，但有时显得过于冲动。

丽莎离开后许多工作必须有所变动，珊米接管了很多从前由丽莎和克劳蒂娅负责的调度工作。

“黄队，请在接收任务数据前到达预定位置。”她在通讯频道上向一队攻击战机下达命令。这些如远古巨兽般的“洛波特技术”战斗机械属于飞船的防御力量。“亚瑟王神剑”、“角斗士”和“袭击者 X”型战机就像装甲武士和步行战车的混合体。它们是防卫飞船的部队，变形战机则进入太空执行任务。

格罗弗在她旁边俯下身子，检查她的工作，“一切都正常吗？没问题吧，我希望。”

珊米猛地转过身，“舰长，请别干扰我！我得在积压起来之前把这些通讯处理好！”她回过身，向船身四周的固定武器系统下达指令，确保炮塔和导弹群保持戒备，所有的内部数据和情况报告得到及时更新。

格罗弗直起腰，再次咬紧嘴里的烟斗，“真抱歉。我并不想打扰你。”琪姆和维妮莎朝他做个鬼脸，几乎难以察觉地点点头，让他知道珊米已经熟悉了这些工作。

格罗弗早就接受了珊米偶尔出言不逊，她对工作全力以赴，小小的不礼貌不过是工作热情的附带品罢了。有时，她让他想起一只小小的、不能开玩笑的牧羊犬。

格罗弗想了一会“黄金三人组”。在上帝的作弄下，这三人遇到了最早投诚的三名天顶星间谍——利克、康达和布郎，他们开始约会，坠入了情网。

个人生活和军队职责之间的界线变得难以分清。这些天顶星人似乎挺讨人喜欢，但仍然有报告说投诚者和一些 SDF - 1 居民之间出现了摩擦。格罗弗在替“黄金二人组”担忧，同时也为天顶星人担忧——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这两个种族以前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

除此之外，他对她们还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和责任。如果他在战斗中没有竭尽全力保护这些指挥部的姑娘们免遭毁灭，他的良心便会产生一种愧疚之感。

“穿梭机护航机队 准备起飞 五分钟。”珊米朝控制台弯下腰。她转过来对着格罗弗。

“穿梭机准备好了，长官。丽莎将在四分五十秒后出发。”

## 第二章

基地里有句老话，游手好闲的人不会出现在魔鬼的工场里。

事实上，正是那种没事找事、搬弄权谋、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造成了最大的麻烦。对这点仍有怀疑的人最好想想当凯龙焦躁不安时会发生什么事。

——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 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麦克斯·斯特林左臂夹着飞行头盔 穿过忙乱的机舱甲板 听到珊米的声音在 PA 系统（公众广播系统）里回响。“珊米暂时代理丽莎的位置。”他说道。

走在他身边的是骷髅中队的补充飞行员埃尔金斯下士，他刚从野狼中队调来，以填补骷髅中队上一次和天顶星人激战后损失的兵员。埃尔金斯道：“我希望她保持冷静。上次她居然让我围着雷达天线绕‘8’字飞行。”

麦克斯哈哈大笑，随即便把这个笑话抛到脑后，注意力转向别的东西：“嘿。”

埃尔金斯顺着麦克斯的视线看去。几个技术人员正将一架原型战机缓缓移出，每个变形战机的飞行员都听说过它的传闻。它很像传统的变形战机，有光滑的流线型机身，但机翼枢轴上安装了两个附增的舱体。

传统的变形战机原本就是一项奇迹。十二年前，这艘外星人建造的战斗堡垒坠落到地球上，人类修复了它的残骸，变形战机就是人类在其中学习到的“洛波特技术”的最高应用。若把 SDF-1 威力无比的主炮当作它的牙齿，那么变形战机便可算它的利爪。这架原型战机代表了下一代高性能、火力强大的新机型。

“那东西不会是用于辅助飞行的吧？”麦克斯嘀咕着。他希望它能成功通过试飞。任何一点对敌优势都是人类极度需要的。

“这玩意儿 不管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给我 我都会欣然接受。”埃尔金斯说：“好了 上天后小心点 麦克斯 再见。”

在穿梭机的舱口，丽莎道：“可能带来麻烦的问题我已经记下了。”

“别为工作上的事操心。”克劳蒂娅对她说。她把手放在丽莎肩上，“几天后我要看着你回来，好吗？”

丽莎尽量挤出一丝笑容。对比姐妹更亲的人能说些什么？“希望如此。这里就交给你了。”一个地面工作人员吹了声口哨，丽莎踏进穿梭机。

活动登机梯从穿梭机旁驶开。克劳蒂娅举手朝丽莎敬礼，这么久以来她还是第一次这样做，两人都忘记了上一次敬礼是什么时候。丽莎潇洒地回了个礼。圆形舱门自动滑上，露出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徽记。

机上没有别的乘客。自从 UEDC 决定把太空堡垒当作诱饵 将天顶星人引离地球之后，与地球的联络就已经完全中断。除了身边几叠机密文件外，她一个人独享乘客机舱。

丽莎在机舱最前面找了个靠近通讯控制台的座位，向一个从旁边经过的机组人员问道：“这是机要线路吗？”

“是的，长官。现在是联络的最好时机。等我们出到外面后，还不知会有什么干扰呢。”

“好 帮我接通。”

他正在麦克罗斯城一条僻静的小道上徘徊，这时广播里传出呼叫：“重复：瑞克·亨特上尉，有电话找您。”

他呆了一会，甚至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穿着便服在街上闲逛让他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穿上军服和飞行服以外的衣服。他已经思索了很久，想把事情理清，认清自己的感情，面对现实。

他走进一间随处可见的黄色电话亭，验证身份。打来的电话带有加密信号，机器解码时瑞克朝四周看了看，确保没人在旁边偷听。

周围的人群匆匆而过，对这个站在电话亭边的结实的黑头发小伙子看都不看一眼。他毫不介意。他需要放松几个小时，暂时卸下骷髅队长的职务——或者说，肩上的重担。

两年前第一次来到太空堡垒时，他还是个自以为是的老百姓，几乎是被罗伊·福克硬拉进军队的，这位克劳蒂娅·格兰特的爱人就像他的大哥一样。瑞克·亨特经历的空中格斗多得连自己也无法记清，他给阵亡机师的亲属写过无数吊唁信，参加过无数葬礼，包括罗伊·福克的葬礼。这一切，他一直强迫自己不去回忆，他惟一想做的，就是让它们从脑海里消失。

他今年还不到二十一岁。

通讯线路已经接通。“瑞克 我是丽莎。”

他感到好像有人看着自己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丽莎和明美 明美和丽莎。脑海中 他对这两个女孩的情感纠缠在一起 仿佛一场情感飓风，他无法作出分析、作出抉择。

“有什么事要帮忙吗？糟糕 错了。话刚出口他就懊悔不已，但已经太迟了。

“只是想让你知道 瑞克。我正离开 SDF - 1。我要前往地球，迫使他们终止这场战争。”

他再次飞快地向四周望了望，确保没有平民在旁边。太空堡垒内的局势已经够动荡的了，不需要新的谣言和总是落空的期待。

他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她正在离开！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这是绝密。瑞克，我可能不能回来了。”丽莎捧着话筒，悲伤地望着它。穿梭机进入升降平台，正朝飞行甲板上升。麦克斯·斯特林的变形战机停在旁边。

“所以……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她犹豫着。哎，说出来吧！克劳蒂娅的声音似乎朝她叫喊。但她做不到。

“我想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和你一起共事我感到很荣幸。”丽莎终于换了话题，“你那份有关我们被囚禁在外星人总部的报告将是我汇报的重点……”

“你在说什么呀，丽莎？”片刻之前还遮蔽在眼前的黑暗，现在已经清晰透亮，“我不在乎什么报告不报告，我只想你回到这里！”

告诉他！说出来！但她没有理会心中的呼喊，她无法面对被拒绝的风险。他爱的是光彩照人的超级明星——明美，而明美也很关心他。谁能和她竞争啊？

她发现自己说道：“请照看那几个天顶星投诚者，瑞克。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时还转不过弯子来，那些外星人很危险。”

圆桶状的穿梭机已经到达飞行甲板，弹射组军士正在作发射准备，接线组的人已经退场，穿梭机后面的甲板上升起了射流导流槽。旁边麦克斯的变形战机展开双翼，升起它的垂直尾翼。

丽莎轻轻握住话筒，“我们正在起飞。再见了，再次谢谢你。”

“什么？等等！”但通讯已经切断。

他冲上观察甲板，刚刚能看到远处一簇微小的亮点，接着便消失在无尽的黑暗里。

“穿梭机和护航机队已按计划升空，维妮莎平静地对格罗弗说。事实上，谁也没有说过要对丽莎的航程进行全程监控，但也